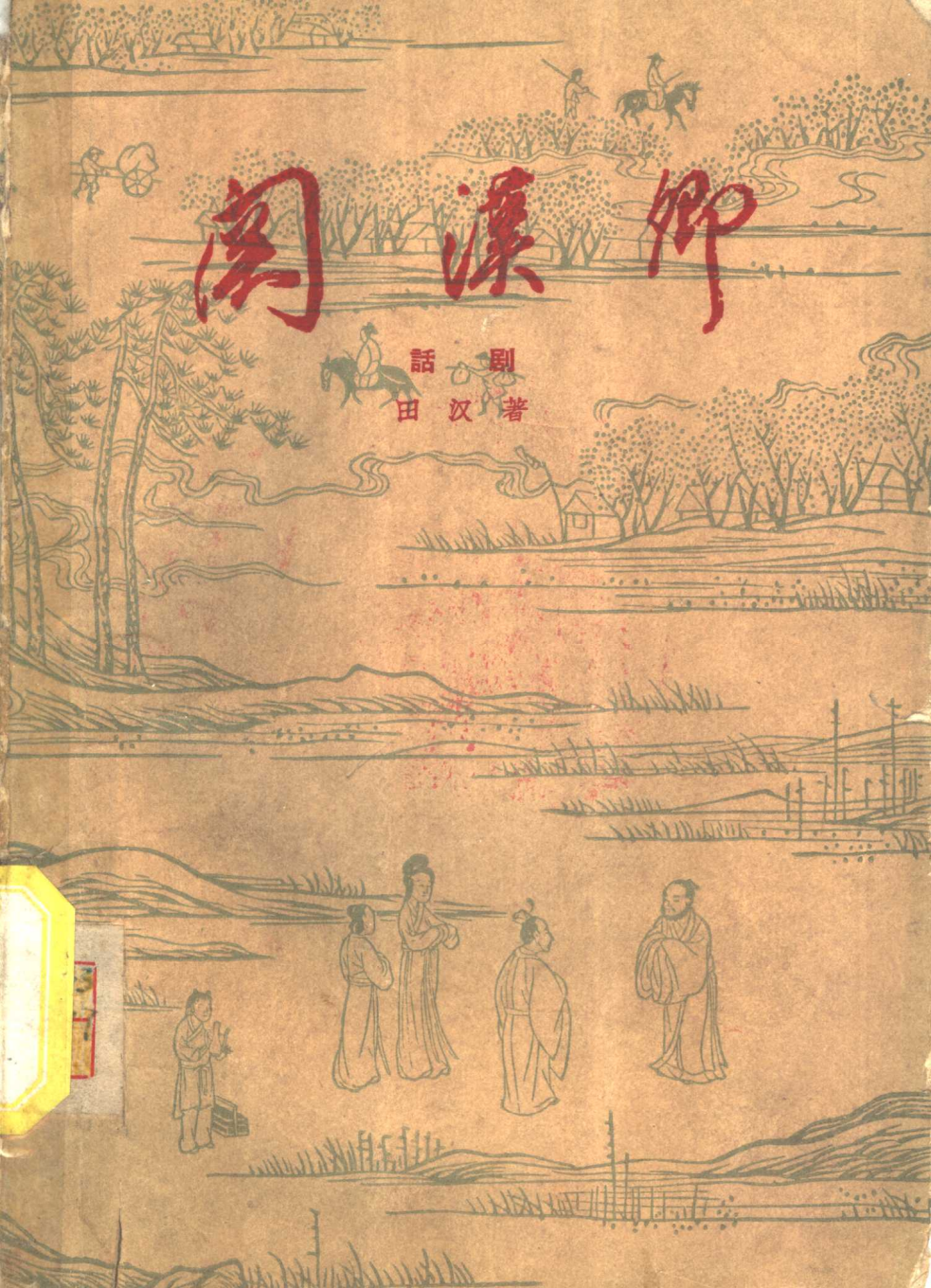


關漢卿

話劇
田漢著



关 汉 卿

〔話 劇〕

田 汉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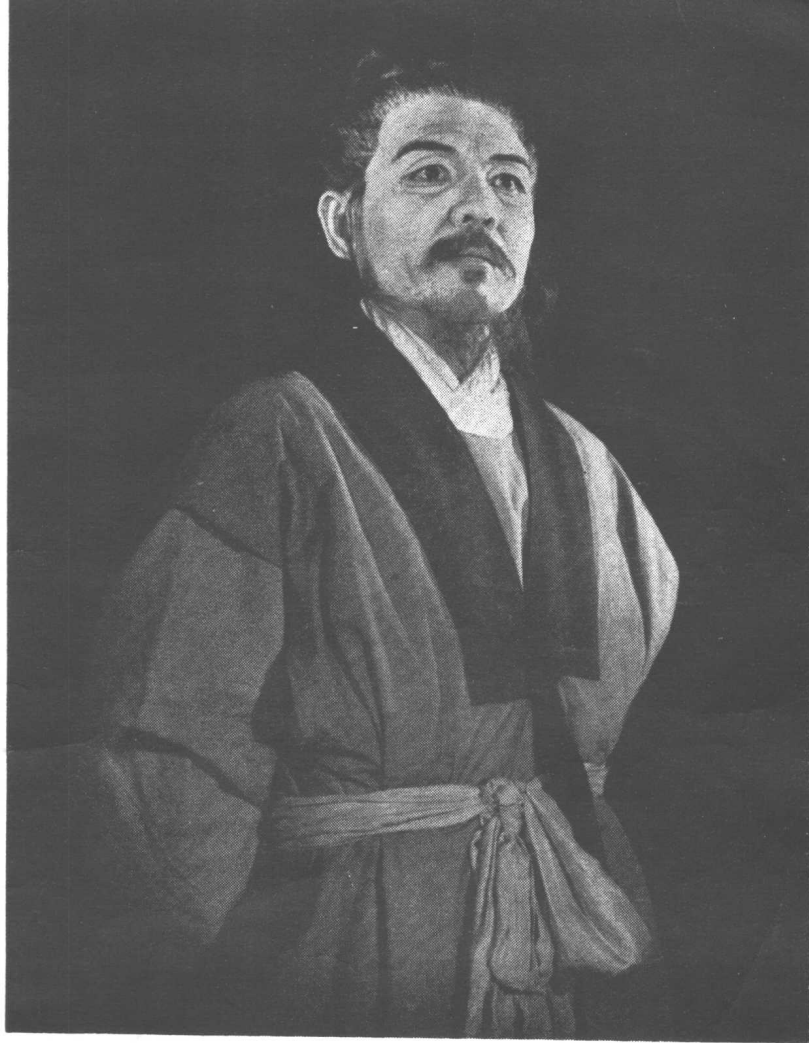
*

统一书号:10059-117 字数7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数4 印页1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定价(7)0.38元



关汉卿——刁光覃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130077/01



朱廉秀——舒绣文饰

人 物

(按出場先后)

刘大娘——酒店女掌櫃。

二 扭——刘大娘的女兒，后名秋燕。

关汉卿——元代大剧作家，又号已齋。

謝小山——書会朋友，艺人，精通金代俗曲的教师。

欠要俏——伶人，賽簾秀的丈夫。

公子模样的人——阿合馬的第二十五子。

歪帽子——刘大娘叫他“崔四爷”。

朱簾秀——元代大都擅演杂剧的名歌妓。

燕山秀——朱簾秀的徒弟。

馬 二——燕山秀的丈夫。

賽簾秀——朱簾秀的徒弟。后为欠要俏的妻子。

香 桂——朱簾秀的侍女。

阿 母——阿合馬的母亲。

貴 妇——阿合馬第二十五子之妻。

春 鵝——阿母的婢女。

关 忠——关汉卿的老僕。

玉 梅——当时的笛王。

楊显之——关汉卿的老友，外号“楊补丁”。元代大剧作家。

叶和甫——混在当时杂剧界的敗类。

王和卿——关汉卿的老友。

何总管——玉仙楼总管。

后台管事

王 著——益州千户。

郝 禎——中書省左丞，阿合馬死党。

和礼霍孙——大司徒，后任中書省右丞相。

阿合馬——中書省平章政事，元世祖的寵臣。

獄 吏

禁 子

禁 婆

獄 卒

周福祥——差官，二姐的丈夫。

徹里·不花——和礼霍孙的心腹幕僚。

李 武——解差。

王 能

王实甫——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合作者。

梁进之——曲家兼医生。

小 吏

行院总管

行院总管的手下人。

鴿 母

刘大爷——二姐的爸爸。

周老汉——二姐的公公。

青年农民

时 間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到十九年(1281—1282年)。

第一場

元統元年(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的大都。

靠城邊小酒店的門口，許多人堵列着，看行刑的行列。

在嗚嗚的長筒聲中，馬隊旗傘簇擁着騎馬的蒙古監斬官如飛而過。然後，竹板子响，差役們高喊：“行人閃開！行人閃開！！”

一會兒破鑼破鼓响着，高橋邊翎拿着法刀的劊子手和驢車上垂頭披髮背插斬標的女犯走过，後面緊跟着一个老婦人高喊：“孩子，孩子！天哪，救救我的孩子！這不能啊！”等等，不斷被如狼似虎的差役們喝罵着：“老太婆滾開！滾開！不要命嗎！”

小酒店的女店主刘大娘，提着一個竹籃子，內藏酒、肉、紙錢之類，原來似乎想擠進去攔住這可怕的行列的，見不可能，就退出來了，低叫了幾聲“可憐的孩子！”泪如雨下。恰好几个蒙裝家郎走过，她警惕地咽住哭声，擦干眼泪，叫喚還在街邊呆看着的女兒二妞。二妞虽是家常打扮，却是個出色美丽的姑娘。

刘大娘 二妞！尽耽着干嘛呀？还不來照顧点兒家里的事！

二 妞 就來了，娘。（但她還是望着。）

刘大娘 “就來了”，動也不動。咳，這樣的熱鬧這條街

上每个月都短不了一兩回，有什么好看的？

二 姐 （这才勉强走过来，抓住她娘的手）娘，太可憐了。

那么年輕漂亮的小媳婦兒会是杀人犯巧？

刘大娘 誰說她是杀人犯！她是跟你一样的好孩子。你
忘了，前年春天来找过我們的小蘭姑娘。

二 姐 小蘭姑娘？你說陈二奶奶的兒媳婦？

刘大娘 可不就是她！（擦眼泪。）

二 姐 完全变了样兒了？娘，还有什么办法救救小蘭
姑娘嗎？能嗎？

刘大娘 傻孩子，还有什么办法？（指竹籃）备了几样酒菜
想祭祭她，也沒有敢哩。小蘭真命苦，怎么就碰上
——（赶忙停住。）

关汉卿——当时的大剧作家，起先也站在人后头看着，
这会兒听得她們娘兒倆講話，赶忙插进来。

关汉卿 （低声）刘大娘，你認識她？

刘大娘 哎呀，关大爷，您也来瞧熱鬧？

关汉卿 不，我到城外去看个朋友，經過这兒，淨了街
了，碰上的。

二 姐 啊，关伯伯来了，进来坐一会兒吧。（她很快地
沏茶）請喝茶。

关汉卿 謝謝，二姐越長越俊了，还記得关伯伯？

刘大娘 我們是老鄰居，您搬开这兒才兩年多点兒，怎
么就能忘了呢！坐吧。

关汉卿 好。（入座）生意还好嗎？

刘大娘 还可以。就是人手不够，又請不起帮忙的。老

头子在宛平乡下的时候多，一个月难得回来一两趟。

关汉卿 不要紧，二姑娘又是你一个好帮手了。

刘大娘 可不是，要是个小子就好了，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是非多哇。

关汉卿 唔，那也是。刘大娘，你認識剛才这女犯人？

刘大娘 認識，我跟她婆婆家还沾点兒亲哩。咳，眼看着这孩子平白無故地落得这个結果，又没办法救救她，真是……(擦泪。)

关汉卿 她是怎么回事？年輕輕的犯这么大罪？

刘大娘 她哪有什么罪呀？她是个好孩子。

关汉卿 那为什么？

刘大娘 (望街上人慢慢地散了，小声) 关大爷，底下这些事都是这孩子的婆婆告訴我的，没有什么虛假，您救不了活的，將來也替死的伸伸冤吧。

关汉卿 唔。你說。

刘大娘 这苦命的孩子姓朱，叫小蘭。她家原是襄陽的农户。那兒不是打过好几年仗嗎？城破了，阿里海牙大人圈地养馬，把她家几亩地全圈掉了，还讓她爸爸当看馬的奴才，她爸爸一气逃走了。剩小蘭母女倆，活不下去，到大都来找她舅舅。碰得不巧，她舅舅不在，就寄住在同乡陈二奶奶家里。小蘭的娘感染風寒，一病半年多，請大夫吃藥什么的，借了二奶奶十兩銀子。二奶奶有个孩子叫文秀，人也

老实，就是从小病病歪歪的，也沒有定亲。二奶奶一天問小蘭娘要那十兩銀子，小蘭娘哪來錢？沒法子就把小蘭許給二奶奶做兒媳婦，也是一半还債的意思。小蘭娘的病哩老是好一陣坏一陣的，到去年秋天就去世了。

关汉卿 唔，那么小蘭呢？

刘大娘 后来小蘭就跟文秀結了亲，小兩口兒倒也不錯，二奶奶也心肝宝贝似的疼愛她，小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可是哪知道禍起蕭牆哩！

二 妞 娘別說这些个了，有什么办法救救小蘭姑娘沒有哇？真急死人！能不能讓关伯伯想想办法呀？快呀！快呀！

刘大娘 傻孩子，关伯伯这位大夫，只能救人家伤風咳嗽，怎么救得了杀头？娘在說話，別扰我吧。

二妞見沒有办法又跑出去了。

关汉卿 刘大娘，你說怎样“禍起蕭牆”呢？

刘大娘 陈二奶奶娘家姓李，有个叔伯兄弟叫六順，年紀老了就住在二奶奶家里，二奶奶家人手單，托他照料些家事。前年六順多年不見的兒子也找来了。他兒子叫李宜，人家順口叫他李驢兒，是个不安分的傢伙，多年在軍隊里混，据說跟薩千戶到南方打过仗，到临安还撈了一把回来了。一回来就看上了小蘭，想娶她。小蘭不理他。后来小蘭跟文秀結了亲了，李驢兒还是不死心。一天文秀出外沒有回来，

隔了兩天才知道是被人推落在水里淹死了，有人說這就是李驢兒干的事。

关汉卿（击桌）有这样惡毒的傢伙！他算把良善的人吃定了。（向刘大娘）他当然还是为的娶小蘭，对嗎？

刘大娘 对。剛把文秀葬了，小蘭日夜啼哭，李驢兒死皮賴臉地又向小蘭提亲，小蘭說她不嫁，情願伺候她婆婆一輩子。二奶奶因她兒子死了也哭成了病，一天，想吃羊肚湯，小蘭給婆婆做好了湯，李驢兒借个由头支使开小蘭，在湯里攪上了砒霜，原想把二奶奶毒死，好娶小蘭的。誰知道二奶奶忽然不舒服，沒有吃，李六順是个嘴饞的，就端过去吃了，当时就七窍流血死了。李驢兒威胁小蘭，說只要她肯嫁他，就一字不提，要不就要抓她見官。小蘭問心無愧，說：“見官就見官吧。”誰知道这孩子命苦，偏偏就碰上了一个賊官！

关汉卿 咳，于今不賊的官就不多了，她可碰上誰了？

刘大娘（小聲）官司打到了大兴府，知府大人忽辛您是知道的，要錢如命，可又死好名，老叫人送万名傘。他是个色目人，見小蘭是蛮子女兒，又是个逃亡戶，心里就不喜欢，李驢兒交給忽辛一封薩千戶的信，又給了他一些銀子，那还有不向着他的？尽管小蘭上堂去把出事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說了，这位知府大人半点也不听她的，一个勁兒地用苦刑逼她招供怎样藥死李驢兒的父亲的。可是小蘭死也不招。

关汉卿 对呀，她万不能招啊。

刘大娘 后来，忽辛大人說，既然朱小蘭不招，那一定是陈婆婆下的毒了，就叫把陈二奶奶拖下去打八十板子。小蘭見問官要拷打她婆婆，一想婆婆那么大年紀，怎么挨受得起？她把心一橫，就屈招了。

关汉卿 糟糕！她为什么要招呢？

刘大娘 她不招，那賊官不就得打死她婆婆？

关汉卿 这是万万招不得的呀，招了就得抵命，她沒想到嗎？

刘大娘 她怎么能不想到，可是要救她婆婆，她啥也不顧了。小蘭这孩子就这么个爽快性子。

关汉卿 真是个烈性子女人，可是，哎，就没有一个細心点兒的官問問她嗎？

刘大娘 哎哟，关大爷，誰还細心問她？于今杀一个汉人还不如杀一匹驢哩。小蘭前兒个才問过一堂，今天不就判斷了嗎？

关汉卿 全是这样草菅人命的狗官！

刘大娘 （低声）关大爷，您快別这样說！

得上的入又涌过去。二妞跑回来。

二 妞 （拉她母亲）娘，快想办法呀，（望关汉卿）关伯伯快呀，您不是認識很多人嗎，快想想法子呀！

远处聞炮声。

刘大娘 还有啥法子想！已經沒有人了。可憐的小蘭！
（她坐下来，掩面而哭。）

二妞隨着她也哭。

关汉卿（無限慘悵）這是什麼世界！（起身）刘大娘，謝謝你；我走了。（自言自語地）咳，我當真只能救得人家的傷風咳嗽嗎？

刘大娘 您慢走，关大爷，有工夫常來家坐坐。回去嗎？

关汉卿 哦，不，我上城外找朋友去。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剛要往城外走，他的書會朋友謝小山和艺人欠要俏從街那面人叢中走過來。

謝小山見了汉卿一把抓住他。关汉卿因正在想事，吃了一驚。

謝小山 哎呀，老关，正要找您，到您家里，不在，原來您在這兒喝酒。

关汉卿 不是喝酒。我正跟刘大娘談起剛才過去的女犯人哩。

謝小山 這我也知道一點，听說是冤枉的。

欠要俏 听說是人家要娶她，她不願意，人家才害她的。

关汉卿 剛听刘大娘談起，把我給气壞了。

謝小山 咳，气什麼。于今是十案九冤，都認真去气它就沒法兒活了。有事情請教您，上我們那兒喝酒去吧。

关汉卿 不，我要到城外去。您有什麼事？

謝小山 一位先生請我教他唱您那支《南呂四塊玉》，第一首我記得是“渴時飲，飢時餐，醉時歌”。可是欠要俏一定說是“渴時飲啊醉時歌”，沒有“飢時餐”三個字，好，現在對証一下您這“古本”，究竟誰錯了？

关汉卿 都对。

欠耍俏 这话就算没有说。究竟谁对吧？

关汉卿 原来是你对，“飢时飧”是后来加上的，为了好唱。有人说加上去腔反而硬了，不如原来的灵巧。

謝小山 唔，是有这毛病。我还是照原来的教吧。那位先生非常喜欢你后面那几句。“南亩耕，东山臥，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將往事思量过，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么？”他說你写得真好。

关汉卿 （他从心底否定了这种闲适趣味）不，一点也不好！賢的也不一定是他，愚的也不一定是我，我們就是要爭，就是要把賢愚是非爭个明白。我看，小山，你別教这个了。

謝小山 怎么啦？你变了？那么，那段《風流体》你还学不学呢？

关汉卿 要学的。我回头上你那兒去。（向欠耍俏）朱四姐今天在院里嗎？

欠耍俏 大約在吧。

关汉卿 “大約在吧”？賽簾秀呢？她的病好了嗎？

欠耍俏 （摇头）不知道。

关汉卿 不知道？你不是跟賽簾秀挺热乎的嗎？

謝小山 他們的事吹了。这傢伙噏醉了酒，在台上忘詞兒，被賽簾秀狠狠地批了一頓，他受不了，跑出来好几天了。

关汉卿 欠耍俏，不管你是多好的角兒，咱們唱戏的应

不應該在台上忘詞兒，你說？

欠要俏 那當然不應該。

关汉卿 那么人家为你好，說你，你干嘛生气？

欠要俏 因为，因为……

关汉卿 因为人家是女人，对不对？天下道理只有一个，
还分男女？我去看四姐，快同我回去，跟賽簾秀賠
不是。（向刘大娘）刘大娘，二姐，我們走了。

刘大娘 您慢走。

（他們一道走出來。）

关汉卿 （到街口与小山作別）小山，替我約約打鼓老任四
和吹笛子的玉梅，我想打一个新戏，跟他們商量一
下場子跟牌子。

謝小山 行。（他往城內走。）

关汉卿和欠要俏向城外方向走。

正在这个时候，剛走过去的蒙裝家郎又轉过来，隨着一
个裝束闊气的公子和歪戴帽子的人，进入刘大娘的酒店。

刘大娘 公子爷，您請坐。

公子模樣的人 不坐了，（对歪帽子）你說說吧。

歪帽子 刘大娘，昨兒个跟你提的事，怎么样了？

刘大娘 昨天提的事？哦，崔四爷，不是跟您說过的嗎？
我們二姐已經有了人家了。張六爷作的媒，男家是
宛平周家，虽是个种地的，兒子周福祥可在大司徒
和礼霍孙大人府里当差。只等今年麦秋后就要过門
子了。（示意女兒进去。）

二妞逃进屋里。

歪帽子 不用說了，这些我都知道，也跟公子回过了。

公子說：“这不要紧，別說是司徒府当差的，就是司徒的公子也得讓出来。給些錢讓那姓周的另娶一房得了。”

刘大娘 孩子已經有了人家了，这于情于理都办不到的呀。

歪帽子 哪有那么些情呀理的？伯罗·阿合馬大人的第二十五公子看上了你女兒，这就是天大的情理。別人家还高攀不上，你們却修得公子爷亲自登門好几趟。別給臉不要臉的了，你倒是肯不肯呢？

刘大娘 四爷，你跟公子美言一句吧，二妞已經許过人家了，她沒有这份福气。

歪帽子 (向公子)您看呢？

公 子 別跟她囉嗦了，帶走！

歪帽子 (对家郎)帶走！

家郎們从屋里拖出二妞。

二 妞 (抗拒)娘啊！救命啊！救命啊！

刘大娘 四爷，公子，这可不能！她爸爸到宛平去了，我不能做主，等她爸爸回来吧。四爷，四爷，我給您跪下了。(跪。)

歪帽子 她爸爸回来要他來找我。

刘大娘 那不行。

歪帽子 不行也得行。